



晦齋集

~ 16  
2387  
3

六



晦齋先生集卷之五

賦

問津賦 率未

有周之衰世極於否王綱不張海內委靡民墜塗炭  
嗷嗷罔依世無拓王孰濟斯時偉我仲尼天縱其德  
道揖堯舜仁並覆育責既重於生民憂亦大於天下  
謂吾道之將行施木鐸之教化扶民彞於幾泯澤區  
夏於既涸夫何卒不得其志兮空問津以汲汲雖志  
切於濟世兮祇以招尤而速累想其所有者德所無  
者位道雖至大蘊而莫施十年轍環東西北南卒老



2387  
6-3

于行時無知音晏嬰止泥谿之封武叔毀日月之明  
視鴈有慢賢之色受樂無尊德之誠滔滔者天下皆  
是兮喟枘鑿其奚合然聖人未嘗忘天下席不煖於  
一夕罷絃歌於陳蔡又應聘於楚王偶臨河而迷津  
渺烟波之蒼茫遂停驂而延行蹇欲濟而無梁遇沮  
溺之耦耕乃使問其津渡既不聞其指示反逢彼之  
譏侮彼固避世之士兮獨非聖人而自是彼焉知君  
子之仕兮乃所以行其義也豈不厭世道之幽昧豈  
不知可卷而懷之惟鳥獸不可與同群余獨離世而  
何為矧今天下之溺矣其敢獨善於己蓋天地高厚

弁色萬類博施雨露無一物不遂其性聖人之量與  
天地並四海之內吾將施德而陶之萬姓之衆吾將  
流澤而膏之既無不可化之人又無不可為之時庶  
幾一行其道兮俾域中群生舉得所而熙熙豈若小  
丈夫然方果於忘世坐視墊溺而不救而且賢人不  
時出聖人不世有上而為君堯舜湯禹下而為臣伊  
周稷契彼皆經綸宇宙化育民物際天極地咸受其  
澤當今之世非我伊誰生民之休戚天下之安危責  
實在我其敢不力此夫子所以汲汲於斯世而沮與  
溺之所未識者也豈知大旱之焦土兮龍無所用其

神慨司寇三月之化方卒未能六施於斯民念皇天之生是元聖方豈無期於下國繼統緒於百聖開旨聳於千億茲寄托之至偉故賦與之特厚胡獨吝於天位俾赤子而失乳伊龍德之正中宜嚴施之斯普竟問津而周流歎已極於乘桴空懷寶而踽踽一世方邈天意之難求重曰二帝世遠三王迹熄繼天立極誰任其責道大莫容天下之不幸下悲人窮上畏天命遑遑栖栖不敢自暇彼耦耕流豈知聖者

鞭賈賦 癸酉

惟天之賦此百物兮各有分而有直隋珠魚目之難

並玳瑁美玉之異質賤固不可以為貴惡固不可以為美夫何鞭賈之求售兮必逾分以索利假空空之朽質用梔蠟以外飾黃與澤其雜耀足以眩駭於人目謂奇貨之可居持自誇夫珍貴價甚高而難輸豈千百之可擬幸富兒之一視費五萬而不惜自以為難得之異物手寶玩而不釋豈知爍湯以一濯直糞壤之無賴節朽黑而無文首拳蹙而不遂迨東郊之爭道馬駘銜而顛躓忽一擊而摧折身又隨而傷墜是何蚩蚩之一賈乃罔入之至此始知昔日之所寶直不滿夫數錢苟早試於危迫折何待於三年既不

辨於厥初竟何益於追悔予觸類而長之悟奸詭之  
欺世羊質虎皮之傳蹠行孔語之葷務扼腕而蠟言  
要賈技於一代志不在於小官窺卿相之華袂巧飾  
偽而邀譽遂馴致而有得居天下之無虞亦可以持  
祿而保位逮國家之有事未有不至於敗毀臨危無  
應變之才處亂少捍禦之畧卒名類而位什國亦以  
之而岌岌是何異鞭賈之假飾敢欺人於白日始越  
分以收價竟難掩其庸鄙噫末世之澆訛兮何寡真  
而多偽昔上古之天下民不識夫詭譎物有貴賤之  
殊直各隨分而自足士有賢愚之異職亦隨品而無

越人皆懷寶而尚志孰欺世而自鬻曰自大朴之既  
喪慨世道之日薄徒外飾焉是逞無一分之廉恥市  
上爭利之賤夫固無恠於如彼彼為士而尚爾豈非  
可愧之尤者然邪正之在彼蹇用舍之在我苟早辨  
於未然彼何自而矯誣是知鞭之欺人買者之愚人  
之欺世用者之昏格物知人要在清源理窮心正物  
何能惑我明此義用規人牧

利口覆邦家賦

癸酉

世有禍人之家國固厥類之非一遠而蠻夷之窺覲  
近而奸兇之僭竊爭投間而抵隙迭為蝨而為賊然

鎮撫制服之有道是亦無足以爲憂安知不測之禍  
患兮直截於愉利之口頭類猛獸與毒藥兮未有不  
至於碎裂始甘言而卑辭固未見可畏之迹迨亂政  
而敗度兮始覺爲禍之慘烈誰料高墉之顛覆由鼠  
牙之穿穴原啟禍之所來自三寸之利舌惟切切而  
善論兮縱駟馬而不及舞一心之奸回巧迎合而喋  
喋每倒言而逆說紛辯詐之百出進一售於君側甘  
若醴而易入是非善惡之轉易白黑薰蕕之倒置陷  
賢哲於朋黨指正直爲奸僞不辨鳳凰與鴉雀孰察  
明珠於薏苡君心以之而眩惑國政於是而敗毀若

醇酎之入口兮審其味而忘其醉遂衰亂而莫振致  
危亡之立至胡天下國家之巨患而生夫人之牙齒  
談於口之甚微禍于人者至大倘非明主之灼見舉  
未免於受敗利口之惟賢兮商立用以覆亡口辯之  
無實兮嬴祚爲之不長逮隋氏之分崩乃衰矩之釀  
孽致唐祚之中絕實林甫之口蜜是何一舌之哢哢  
兮禍卒至於此極念人主之居位孰無意於善治庶  
警戒於無虞將爲世而不墜然徒事於外憂昧大患  
之在內或窮兵而勤遠絕暴橫於榆塞或高城而深  
池兮禦外敵之覬覦謂備患之既密百無一之可虞

反不知殿陛之下秘覆邦之巨猶比大木蠹生於心  
腹鮮不為之顛越故聖人之為國務必先乎遠佞進  
嘉言之輔理斥讒說之殄行既在明以照茲百利口  
兮奚為偉仲尼之一語誠有國之深規重曰想彼檢  
人有舌如刀毀道傷理為昏為妖亂之初生孰非由  
茲戒戒人主去之勿疑一開其口邦其危矣

雜著

書忘齋忘機堂無極太極說後丁丑

忘齋進士孫叔駿忘機  
進士曹漢輔皆慶川人

謹按忘齋無極太極辨其說蓋出於陸象山而昔子

朱子辨之詳矣愚不敢容贅若忘機堂之答書則猶  
本於濂溪之旨而其論甚高其見又甚遠矣其語中  
庸之理亦頗深奧開廣得其領要可謂甚似而幾矣  
然其間不能無過於高遠而有背於吾儒之說者愚  
請言之夫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所以形容此道之  
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是乃周子灼見道  
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  
來學者昧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  
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  
謂無極哉此理雖若至高至妙而求其實體之所以

寓則又至近而至實若欲講明此理而徒驚於宵冥  
虛遠之地不復求之至近至實之處則未有不淪於  
異端之空寂者矣今詳忘機堂之說其曰太極即無  
極也則是矣其曰豈有論有論無分內分外滯於名  
數之末則過矣其曰得其大本則人倫日用酬酢萬  
變事事無非達道則是矣其曰大本達道渾然為一  
則何處更論無極太極有中無中之有問則過矣此極  
之理雖曰貫古今徹上下而渾然為一致然其精粗  
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髮差  
者是豈漫無名數之可言乎而其體之具於吾心者

則雖曰大本達道初無二致然其中自有體用動靜  
先後本末之不容不辨者安有得其渾然則更無倫  
序之可論而必至於滅無之地而後為此道之極致  
哉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為大而極言之而不知夫  
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其說喜合惡離去實入  
虛卒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後已豈非窮高極遠  
而無所止者歟先儒言周子喫緊為人特著道體之  
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  
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来雖極



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  
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  
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今忘機之  
說則都遺却此等工夫遽欲以無極太虛之體作得  
吾心之主使天地萬物朝宗於我而運用無滯是乃  
欲登天而不慮其無階欲跋海而不量其無橋其卒  
墜於虛遠之域而無所得也必矣大抵忘機堂平生  
學術之誤病於空虛而其病根之所在則愚於書中  
求之而得之矣其曰太虛之體本來寂滅以滅字說  
太虛體是斷非吾儒之說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謂

之寂可矣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謂於穆不已者存焉  
而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安得更着滅字於寂字之下  
試以心言之喜怒哀樂未發渾然在中者此心本然  
之體而謂之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則喜怒哀樂發  
皆中節而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謂此之  
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又滅則是枯木死灰而已  
其得不至於滅天性乎然忘機於本來寂滅之下便  
沒滅字不說而却云虛而靈寂而妙靈妙之體充滿  
太虛處處呈露則可見忘機亦言其實理而說此滅  
字不去故如是豈非有所窮而遁者乎自漢以來聖

道塞而邪說行其禍至於刻人倫滅天理而至今未  
已者無非此一滅字爲之害也而忘機堂一生學術  
言語及以上議論之誤皆自此滅字中來愚也不得  
不辨若其超然高會一理渾然之體而的的無疑則  
實非今世俗儒高釋所可幾及亦可謂智而過者矣  
誠使忘機堂之高識遠見獲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  
而歸於真提其空而反於實則其高可轉爲吾道之  
高其遠可變爲吾道之遠矣而不幸世無孔孟周程  
也悲夫

答忘機堂第一書戊寅

伏蒙示無極寂滅之旨存養上達之要開釋指教不  
一而足亦見尊伯不鄙迪而收之欲教以進之也感  
戴欣悚若無所容措前者因四友堂獲見尊伯答忘  
齋無極太極辨妄用鄙見以爲說不意得達於左右  
而又有以煩此辱教也迪聞道苦暮近年來屏居山  
野有志於學蓋亦有年矣第歎賦質凡下聞見亦孤  
雖嘗用力於涵養之地而根本不立勉強於踐履之  
際而足目未高思得成德任道之君子面承提挈而  
爲之依歸則世無其人思得有志好學之士上下論  
辨以資其講劘之益則鄉無其人慄慄然惟恐墜於

寡陋而竟無以自發而今而後有望於尊伯矣雖然  
來教所云寂滅存養之論有似未合於道者小子亦  
有管見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僭越之罪而無所  
辨明耶夫所謂太極者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要  
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者也蓋其冲漠無朕之中萬  
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  
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  
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貫乎一理無  
非實然而不可易者也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  
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

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  
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  
可言也非若老氏之出無入有釋氏之所謂空也今  
如來教所云無則不無而靈源獨立有則不有而還  
歸漸盡是專以氣化而語此理之有無豈云知道哉  
所謂靈源者氣也非可以語理也至無之中至有存  
焉故曰無極而太極有理而後有氣故曰太極生兩  
儀然則理雖不離於氣而實亦不雜於氣而言何必  
見靈源之獨立然後始可以言此理之不無乎為飛  
魚躍昭著上下亘古亘今充塞宇宙無一毫之空闕

無一息之間斷豈可但見萬化之漸盡而遂指此極之體爲寂滅乎三皇雖逝而此極不與三皇而俱逝五帝雖沒而此極不與五帝而俱沒三王雖亡而此極不與三王而俱亡先天地而立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而存而不見其終其此理之實然而非虛空也豈不的的矣乎人物之生於其間者不能永久而終歸漸盡者蓋人物有形有質此理無形無質有形有質者不能無生死始終而其所以生死始終者實此無形無質者之所爲也而無形無質者曷嘗有時而息滅哉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其爲物不

貳其生物不測其所以不已不貳者果何物耶而是可謂之寂滅乎試以心言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其心猶天地之有陰陽也而太極之真於是乎在也其未感物也湛然虛靜若無一物是則所謂無聲無臭之妙也而來教所云寂者也然其至虛至寂之中此理渾然無所不備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寂而又滅則是寂然木石而已其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何在先儒所云寂感寂滅之分蓋以明彼此之似同而實異矣豈可以此爲浮議而獨以異端之說爲是乎蓋太極之體雖極微妙而其用之廣亦無不在然

其寓於人而行於日用者則又至近而至實是以君子之體是道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有以全其本然之天而絕其外誘之私不使須臾之頃毫忽之微有所間斷而離去其行之於身也則必造端乎夫婦以至於和兄弟順父母而有以盡己之性及其盡性之至也則又有以盡人物之性而其功化之妙極於參天地贊化育而人極於是乎立矣此君子之道所以至近而不遠至實而非虛建諸天地而不恃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此非愚生之言實千古聖賢所相傳授而極言至

論者也天地之間道一而已矣若外於此而別有一道可以為教則是決非率性之謂而害吾道之邪說也來教所云一理太虛之說雖甚高而實未當小子請即馬牛鷄犬之喻明之蓋天下無性外之物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以循牛之性則角而可耕循馬之性則鬣而可乘循雞犬之性則絳冠而司晨披毛而司吠是雖形殊職異莫非天命之所為而初無二也其不可互相是非也固然矣若牛而去其角馬而去其鬣雞犬而去其冠毛不循其性而廢其所司之職則安得

辭其違天之罪而免於人之所議乎今異教之人毀其髮毛縞其法服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者亦猶是也固不可與吾道並立於天地間也天下之人入于彼則出于此爲吾道計者安得於是而無所辨耶夫道只是人事之理耳離人事而求道未有不蹈於空虛之境而非吾儒之實學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人事也則者天理也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安得不先於下學之實務而馳神空蕩之地可以爲上達乎天理不離於人事人事之盡而足目俱到以臻於貫道

之極則天理之在吾心者至此而渾全酬酢萬變左右逢原無非爲我之實用矣故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又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詎不信歟且如存養之云只是敬以直内存之於未發之前以全其本然之天而已若曰遊心於無極之真使虛靈之本體作得吾心之主則是使人不爲近思之學而馳心空妙其害可勝言哉又况虛靈本是吾心之體也無極之真本是虛靈之中所具之物也但加存之之功而不以人欲之私蔽之以致其廣大高明之體可也張南軒曰太極之妙不可臆度而力致

惟當本於敬以涵養之正謂此也今日遊心於無極  
曰作得吾心之主則是似以無極太極爲心外之物  
而別以心遊之於其間然後得以爲之主也此等議  
論似甚未安來教又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亦見尊  
伯立言之勇而自信之篤也然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以已往聖賢之書考之存養上達之論無所不備  
其曰存心養性其曰戒慎恐懼其曰主靜曰主敬者  
無非存養之意而曷嘗聞有如是之說乎呂氏虛心  
求中之說朱子非之况以遊心無極爲教乎孔子生  
知之聖也亦曰我下學而上達又曰吾嘗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况下於孔子者乎故程子曰聖  
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收已放之心尋向上去下學  
而上達也以此觀之其言之可易與不可易直驗於  
已往之聖人而可見矣何必有待於後來復起之聖  
人乎天下之禍莫大於甚似而難辨惟其甚似故能  
惑人惟其難辨故彌亂真伏詳賜書無非雜儒釋以  
爲一至有何必分辨之說此小子所甚懼而不敢不  
爭者也伏見尊伯年高德邵其於道體之妙亦可謂  
有所見矣但以滯於寂滅之說於其本源之地已有  
所差而至於存養上達之論則又與聖門之教大異

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別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況其所差不止於毫釐乎伏惟尊伯勿以愚言爲鄙更加着眼平心玩理黜去寂滅遊心之見粹然以往聖之軌範自律吾道幸甚善在芻蕘聖人擇之况聽者非聖人言者非芻蕘而遽指言者爲狂見而不察乎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古之君子改過不吝故年彌高而德彌進也小子所望於尊伯者止此干冒尊嚴不勝戰汗之至迪再拜

答忘機堂第二書

迪後學寡見輒不自揆瀆冒至再難逃僭妄之罪伏蒙尊慈不加誅責反覆開喻辭旨和平有以見君子長者虛心觀理不執一隅惟善之從也迪雖至愚安得不罄其陋見以求畢其說而望教於左右耶伏覩來教於無極上去遊心二字於其體至寂下去一感字是不以愚言爲鄙有所許採幸甚幸甚書中所論一本之理及中庸之旨亦頗明白少疵妙得領要聖人之道固如斯而已更無高遠難窮之事迪敢不承教然於其中尚有一兩語與鄙見異者請更白之夫適國之路固有千蹊萬徑東西南北之異若得其直



路而進則雖有遠近遲速而終皆可以入國矣然或  
誤入於邪逕他歧而不知返則徃徃迷於荆棘荒遠  
之域而猶臨歧之泣起亡羊之嘆者有矣如此者雖  
終身窘步而永無適國之期矣况入道之方一而已  
矣非如適國之路有東西南北之異也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豈可以爲千蹊萬逕皆可以適國而不必求  
其正路耶至如寂滅之說生於前書粗辨矣未蒙察  
允今又舉虛靈無極之真乃曰虛無即寂滅寂滅即  
虛無是未免於借儒言而文異端之說小子之感滋  
甚先儒於此四字蓋嘗析之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

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然則彼此  
之虛寂同而其歸絕異固不容不辨而至於無極之  
去只是形容此理之妙無影響聲臭云耳非如彼之  
所謂無也故朱子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  
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詐  
不信歟來教又曰主敬存心而上達天理此語固善  
然於上達天理上却欠下學人事四字與聖門之教  
有異天理不離於人事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  
不存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是釋氏覺之之說烏可  
諱哉蓋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則天之理也形

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便是上達境界從事於斯積久貫通可以達乎渾然之極矣而至於窮神知化之妙亦不過即是而馴致耳孔子生知之聖也亦不能不由下學乃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况下於孔子者乎世之爲道者不信乎此而乃欲徑造於虛妙不可知之域亦見其惑也且夫窮理非徒知之爲貴知此理又須體之於身而踐其實乃可以進德若徒知而不能然則烏貴其窮理而其所知者終亦不得而有之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

期月守然則非知之難行之難此君子所以存省體驗於日用事物之際而言必顧行行必顧言不敢容易大言者也不知尊伯亦有如是體察之功乎亦有如是踐履之實乎大抵道理天下之公共不可以私智臆見論之要須平心徐玩務求實是可也若使尊伯無意於聖人之道則已矣如其不然則愚之所陳雖鄙亦不至於無稽幸蒙俯採痛去寂滅之見而又能主敬存心一於下學上做工夫以達於天理則尊伯之於斯道可謂醇乎醇矣愚見如是輒冒言之退增汗懼迪再拜

答忘機堂第二書

迪頓首伏承前喻至再至三發明道體極其妙致使  
迷暗者曉然如披雲而見大曜其所以嘉惠求學至  
矣然於其中尚有未解者存焉非故欲發愚乎安有  
見道如是之高而猶未能精於存省體驗之地者哉  
伏觀來喻所陳雖云不滯寂滅之說有年而寂滅之  
習似依舊未除是以其論說浮於道理幽妙之致而  
未及反身體道之要不免為曠蕩空虛之歸而非切  
近的當之訓此小子所以未敢奉命者也迪聞子朱  
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古今論道體至此而無餘蘊矣  
愚請因此而伸之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散諸三極  
之間凡天地之內無適而非此道之流行無物而非  
此道之所體其在人者則大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之倫小而動靜食息進退升降之節以至一言一默  
一嘖一笑之際各有所當然而不可須臾離亦不可  
毫釐差者莫非此理之妙故子思子曰語大天下莫  
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豈非生民日用之常事物  
當行之理者乎蓋因其用之繁然者而觀之則縷析  
毫分似未易得其領要千差萬別似不可合而為一

然其所以然之本體則莫非天命之渾然者而我之  
所以爲性而具於心者也當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  
心之真寂然不動是則所謂無極之妙也而天下之  
大本在於是也固當常加存養之功以立大本而爲  
酬酢萬變之主而後可以發無不中而得時措之宜  
然於此心之始動幾微之際天理人欲戰於毫忽之  
間而謬爲千里之遠可不於是而益加敬慎乎是故  
君子既常戒懼於不睹不聞之地以存其本然之天  
而不使須臾之離有以全其無時不然之體又於幽  
獨之中幾微之動尤加省察之功以至於應事接物

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有以盡其無物不在之  
妙張南軒所謂要須存諸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  
以見靜之所存而後爲無滲漏者是也從事於斯無  
少間斷此心常明不爲物蔽則大本之立日以益固  
而又於幾微酬應之際無一毫人欲之雜而純乎義  
理之發自其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處之無不當  
而行之每不違焉則達道之行於是乎廣矣而下學  
之功盡善全美矣二者相須體道工夫莫有切於此  
者固不可闕其一矣來教有曰敬以直內顧諟天之  
明命吾之心堅定不易則固存養之謂矣而於靜時

工夫則有矣若夫頓除下學之務畧無體驗省察之為則於動時工夫蓋未之及焉是以其於求道之功踈蕩不實而未免流為異端空虛之說伏睹日用酬酢之際不能無人欲之累而或失於喜怒之際未能全其大虛靈之本體者有矣豈非雖粗有敬以直內工夫而無此義以方外一段工夫故其體道不能精密而或至於此乎昔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程子繼之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然則聖門工夫雖曰主於靜以立其本亦必於其動處深加省

察蓋不如是則無以克己復禮而保固其中心之所存矣故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未有不制其外而能安其中者也愚前所云存省體驗於日用事物之際而言顧行行顧言者此之謂也安有遺其心官隨聲逐色失其本源之弊哉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蓋地位已到聖人則此等工夫皆為筌蹄矣若未到從容中道之地而都遺却擇善省察工夫但執虛靈之識不假修為而可以克己復禮可以酬酢萬變云則譬如不出門而欲適千里不舉足而欲登泰山其不能

必矣來教又曰為破世人執形為堅實故曰寂滅  
此語又甚害理蓋人之有此形體莫非天之所賦而  
至理實焉是以聖門之教每於容貌形色上加工夫  
以盡夫天之所以賦我之則而保守其虛靈明德之  
本體豈流於人心惟危之地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豈可以此為為妄必使人斷  
除外相獨守虛靈之體而乃可以為道乎是道不離  
於形器有人之形則有所以為人之理有物之形則  
有所以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則有所以為天地之  
理有日月之形則有所以為日月之理有山川之形

則有所以為山川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盡其道是  
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則棄形器  
而求其道安有所謂道者哉此寂滅之教所以陷於  
空虛誕謾之境而無所逃其違天滅理之罪者伏想  
尊伯於此異說亦已知其誕矣猶未能盡去舊習以  
反於正而復有如是之語果何為耶上達之論愚於  
前書粗陳矣今日下學上達乃指示童蒙初學之士  
豪傑之士不如是愚請以孔子申之自生民以來生  
知之聖未有盛於孔子者亦未嘗不事於下學其言  
曰我十五而志于學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如丘之

好學然則孔子不得為豪傑之士而其所為亦不足  
法歟若曰孔子之言所以勉學者也於其已則不必  
然則愚請以孔子所親為者白之孔子問禮於老聃  
問官於鄭子入太廟每事問是非下學之事乎問官  
之時實昭公十七年而孔子年二十七矣入太廟則  
孔子始仕時也古人三十而後仕則是時孔子年亦  
不下三十其非童蒙明矣夫以生知之聖年又非童  
蒙而猶不能無下學之事況不及孔子而遽爾頓除  
下學不用力而可以上達天理乎是分明釋氏頓悟  
之教焉可尚哉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

子過則順之又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  
又從而為之辭若使孫伯於此異說之誕終身遂沒  
不知其非則已矣已矣今日不滯者有年則是已覺  
其非而欲改之也退之云說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  
也請自今痛去寂滅之見反于吾道之正如日月之  
既晦而復明則可與聖賢同歸而四方之士莫不仰  
而快觀矣豈不美哉豈不樂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伏見尊伯年既高矣若不及是時而反焉則平  
生之學至勤矣豈不深可惜哉伏念迪後學無識干

讀至此者亦知尊伯虛心玩理必能如舜之舍己從人矣伏惟恕其狂僭迪再拜

答忘機堂第四書

伏念迪質本蠢駘學之泛濫苦守管見累瀆尊鑑不覺支離之甚死罪死罪今承賜教辭旨諄諄反覆不置且去寂滅二字而存下學人事之功迪之蒙許深矣受賜至矣更復何言然而竊詳辱教之旨雖若盡去異說之謬入于聖門之學然其辭意之間未免有此病而至於物我無間之論則依舊墜於虛空之教小子惑焉韓子曰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恐尊伯亦

未免於是愚請姑即衣網之說白之蓋衣必有領而百裔順網必有綱而萬目張此語固善然衣而徒有其領斷其百裔網而徒有其綱絕其萬目則安得爲衣網而其所領之綱亦奚所用哉天下之理體用相須動靜交養豈可專於內而不於外體察我聖門之教主教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深省密察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



靜虛動直中一外融則可以馴致乎不勉不思從容  
中道之極矣兩件工夫不可偏廢明矣安有姑舍其  
體而先學其用之云哉子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  
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  
之學聖人者直服膺而勿失以此觀之本體工夫固  
不可不先而省察工夫又充爲體道之切要伏觀來  
教有曰主敬存心則於直內工夫有美而未見義以  
方外省察工夫豈非但得衣之領而斷其首裔但得  
網之綱而絕其萬目者哉人之形體固當先有骨髓  
而後肌膚賴以充肥然若但得骨髓一切削去皮膚

則安得爲人之體而其骨髓亦必至於枯槁而無所  
用矣况既去皮膚而於骨髓亦未深得者哉愚前所  
謂常加存養以立大本爲酬酢萬變之主者固尊伯  
主敬存心先立其體之說初非毀而棄之未蒙照察  
遽加罪責不勝戰汗來教又曰先立其體然後下學  
人事此語亦似未當下學人事時固當常常主敬存  
心安有斷除人事獨守其心必立其體然後始可事  
於下學乎所謂體既立則運用萬變純乎一理之正  
而縱橫自得者固無背於聖經賢傳之旨然其所謂  
純乎一理縱橫自得者乃聖人從容中道之極致體

既立後有多少工夫恐未易遽至於此伏惟更加精  
察且如萬物生於一理仁者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其一體之  
中親疎遠近是非好惡之分自不可亂故孔子曰仁  
者人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語又曰惟仁  
人為能好人能惡人以此言之仁者雖一體萬物而  
其是非好惡之公亦行乎其中而不能無也舜大聖  
人也固非有間而滯於所執者然而取諸人為善舍  
已從人則舜亦不能無取舍之別矣安有心無間則  
茫然與物為一更無彼此取舍好惡是非之可言然

後為一視之仁哉伏願尊伯平心察理勿以愚生之  
有是非取舍為罪而更以大舜之舍已從人自勉幸  
甚幸甚如其不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虛蕩  
之辭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安有君子長者之意  
乎而斯道之明將無時矣豈不深可嘆哉理執所見  
言不知裁伏地待罪伏惟恕其狂僭一賜照採迪恐  
懼再拜

送元典翰繼蔡序

古之聖賢論中和之德而極其效於天地萬物之位  
育此一心之妙用萬化之本源堯舜三王之道不越

於此矣然則所謂中和者何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夫所謂喜怒哀樂者本於人心之微而見於尋常應物之際似與天地萬物邈不相關而致中和之效至於如此於是見一體感通之妙而人之不可不慎乎此也况人君體天理物神人之宗主萬方之標準苟不能建中和之極以公其喜怒哀樂之發則何以協天地之理順萬物之性以致位育之功乎然四者之中惟怒為逆德易發而難制故聖人戒之曰懲忿曰不遷無非致謹於此而垂訓萬

世者也人主於此一有不當於義不合於時則刑罰失中兵革妄興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者未必不由於此也聖人之怒在物而不在己其發也義其動也時如舜之誅四凶文武之一怒安天下是也後世人主既失中和之德其於怒也率任血氣之私而不出於義理之公或惡聞直諫而殺害忠賢以殄國脉或不忍憤恥而窮兵四夷以致虛耗怒一也而其得失成敗之歸相遠如此可不戒乎嘉靖七年春關西鎮將有入虜境遇害者朝廷震怒議將興師致討以刷國恥而邊將亦有上書欲效其功之速者朝廷猶

慎重而不敢遽乃遣議政府右贊成許公巡視邊圉  
審形勢定方略而後徐議舉事嗚呼兵凶戰危朝廷  
之慎重於此也如是則我主上之穆穆包荒愛無  
南北不敢暴加威怒於凶獷必欲合於時中可知矣  
然則許相公將何以稱朝廷慎重之意以贊我聖  
上中和之德乎夫戎虜之患自古有之備禦之道在  
於威德而不在於窮黷昔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宣王  
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冒頓圍逼白登七日不解漢高  
祖脫身反位無忿怒之心惟議和親匈奴寇上郡殺  
北地都尉烽火一日通於甘泉長安文帝遣三將備

之而已終其世不見一卒之出塞是豈兵力之不足  
耶蓋帝王以天下為度其視戎狄之侵比猶蚊蟲毆  
之而已其肯不恤民命勞師遠討以與大豕較乎我  
朝太宗世宗成宗亦嘗有征虜之舉當時野人屢  
肆跳梁侵掠邊境害及鎮將罪惡貫盈故三聖不  
宥為孤兒寡婦赫然一怒興問罪之師是雖義之得  
而時之可其視周漢禦戎之度亦有所不侔者矣况  
今日之事與此不類虜人實無侵邊犯境之罪而邊  
將不備輕躡虜境卒然相遇於谿谷之間為其所肉  
比如投兒於餓虎之穴雖欲不搏食得乎今乃忘已

護兒之失道反歸咎於彼欲探其穴而快其忿豈理  
之直乎假令虜人無故入國界邊將其不捕逐擊殺  
乎合內外平物我而觀之則烏足深罪彼虜哉大抵  
帝王之怒必合於義而後可以施於人雖合於義而  
不合於時則亦不可以動施於國人猶如此况殊俗  
乎今日之事揆之於義則如前所陳度之於時則又  
有甚不可焉蓋甲申驅逐之舉略無攘除之效而多  
喪士馬近來癘疫之禍兩界尤甚十室九空邑里蕭  
然重以水旱饑饉之災餓殍相望於道京城之內匹  
布數升民窮財盡近世所無軍旅之後必有凶荒豈

非愁苦怨毒之氣有以感傷而然也矧今災變屢見  
物恠尤多日月薄食雷霆冬作霜霰夏實天之示警  
極矣正當上下恐懼修省應天恤民之不服而興師  
動衆以事報復於戎虜恐非今日之所宜比如羸病  
之人當平心定氣安養而靜保若不能節其喜怒輕  
動妄作以傷氣脉則百疾隨而交發其不至於促止  
者幾希詎不寒心古人有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况  
虜地險阻功未可必而邊釁一啓兵連禍結安知他  
日之患有不止於萬骨之枯者哉古之君子知幾其  
神不見是圖方今國脉之萎甯民命之危迫如此而

天之譴告甚異忽有邊將又自投死於虜中以搆兵  
端此實幾之甚可慮而任事者之所當深思審處而  
不可忽者也吾不知許相公之意將與邊將合謀汲  
汲於雪國恥而樹邊功乎抑將察一路饑荒之形邊  
儲之虛耗士馬之羸弱天時之不順人事之不利以  
爲宗社生靈萬全之計乎許相公德厚而才全識  
高而慮遠其所處置必適於幾宜而合乎天人無疑  
矣然虜既殺我鎮將我竟默默而示怯則或生輕侮  
之心是亦不可不慮無已則有一焉今當使邊將宣  
諭於虜中曰爾既殺我將我將提兵問罪蕩覆爾巢

穴俾無遺類然不分玉石同就殲滅我主上天涵  
地育之仁有所不忍故惟欲得其有罪者而止爾爾  
等若能盡括殺我將者縛致轅門則當重報以爵賞  
又罷兵討利害甚明爾其審處云爾則彼將畏威懷  
利不數年而必效其功矣罪人既得數其罪而斬之  
境上梟首傳示則雖不能盡滅其類不亡一矢不頓  
一戟而國恥已雪威德並行朝廷隱然有泰山之尊  
不動聲氣而天誅已加於殊俗矣此所謂不戰而勝  
處靜制動之一奇也吾不知任事者之爲安邊之策  
者亦嘗有及於此耶吾友元君壽甫以集賢殿典翰

爲巡邊使從事官吾謂許相公之碩德重望又得從事之賢如此其不敗國事明矣消兵端杜禍源順天道合人心以贊我明主中和之治位育之功者必在於許相公而參謀幕府運籌晨夕以成我許相公之義者又必在於吾元君也任大事者必舉群策而擇其可故吾於壽甫之行敢渴陋見如是幸不以愚言爲迂而陳於許相公之前以爲使歸之獻幸甚

伊尹五就湯論 辛巳

蓋聞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若天地而不能無心於生成聖

人而不能無情於去就則惡是以爲天地之大而聖人之神哉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夫聖人之心則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於萬物其生生之意未嘗有一息間斷然其發育斂藏之機付之氣化之自然而未見其有爲聖人之道亦猶是也其心雖在乎天下未嘗一日忘然其去就行藏亦惟義所在而已豈有一毫意必於其間哉孔子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斷斷乎無適莫之累從容不迫與時偕行者是也蓋其心廓然大公無所偏繫與天地無爲之妙爲一故

能如是若聖人急於經世濟物於進退設施之際未  
免於有意焉則安得與天地相似乎夫伊尹古之大  
賢人也躬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一朝幡然爲  
天下而起遂至於五就湯五就桀而不止譬如天地  
生物之心閉藏翕歛未見端緒而及至一陽之復生  
意闢然不能自遏此所以能致君行道使天下蒙其  
澤也而其出處之正亦庶幾於聖人之道然吾不知  
其發於精神之運形於心術之動者果能如聖人之  
無意乎其去就進退果合於聖人之時乎蓋其始之  
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之進伊

尹以事桀冀其遷善改過也而桀不能用則退而就  
湯如是者五蓋伊尹既出則視天下猶一家必有以  
濟其溺故往來湯桀之間不自覺其支離煩瀆之甚  
如此在聖人則必無是矣或曰伊尹以命世之賢王  
佐之才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一夫不被其澤有納  
溝之恥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其去就有不  
得不然者若曰桀既昏虐罔悛尹不宜就之而又至  
於累就湯則孔子當昏亂之世非不知時君之不足  
與有爲也然猶且汲汲遑遑之齊之楚困於陳危於  
匡而不已其與伊尹異者何在曰伊尹未得爲聖人



之至者只是有任底意思在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不可化之人其心渾然天理無所倚著用行舍藏惟遇之安乃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心雖有在意實無必安有如此周旋委曲之態卒其所以汲汲遑遑周流不息者乃天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已者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焉者乃天地之無心也其視局於以天下自任規規於去就之間者其氣象有不侔者矣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既爲天民之先覺則畏天命而悲人窮

欲以其道覺斯民者固其宜也既欲以斯道覺斯民則其自任之重又不得不爾孔子不遇故栖栖一世仕止久速惟時之可若其遇有爲之君如成湯文武則安得不以天下自任如伊尹乎夫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有千百歲而乃一相遇焉既遇矣而又潔其去就不少以意於天下則是聖賢之道無時而得行矣其自爲高尚則得矣其如赤子之不乳於其母何曰聖人雖未嘗忘天下亦未嘗有意於任天下聖人之所自任者固不在此就使孔子得君而有爲必不如尹之爲矣孔子嘗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  
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然則孔子之所自任者蓋可  
知矣其所自任者斯道而已故其於天下無可無不  
可惟義之歸彼天下惡足爲已任哉道既行則天下  
自無不治矣伊尹不及是而以天下自任則天下重  
而在已者輕未免有用力擔當之意遂至於此者無  
足恠矣或曰然則設使孔子處伊尹之地湯使之事  
桀而桀不能用則孔子何以裁其將逆知桀之頑悍  
不可移而不肯就耶抑就之而桀不可事則遂決去  
而不復就湯乎曰否湯得賢不自有而使之事桀是

聖人愛君憂民至誠惻怛之意也孔子安得不以就  
乎就而事之其淫虐亦暴終不可回也則去而歸於  
湯孔子亦不過如斯而已但不肯苟徇湯之意至於  
累就如是之瀆矣何以知其然耶孔子於公山佛肱  
之召皆欲往而晏嬰不可則接淅而行膳肉不至則  
不脫冕而行衛靈公一視蜚鴈則明日遂行其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有如鳳凰翔于千仞不可攀也桀既  
無道則不能以禮待聖人亦明矣安肯枉已徇人無  
一分匡救之效而往來不憚煩如是乎易曰初筮告  
再三瀆瀆則不告正謂此矣嗚呼聖人之道至大而

聖人之心亦無窮已有其道不敢獨善其身思有以  
兼濟天下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者伊尹孔子其心  
何嘗有異然孔子所以能如是而伊尹之未到者何  
耶蓋孔子無情而伊尹有意有意故不能無為之之  
迹而與天地為一矣豈非能大而未至於化者歟

晦齋先生集卷之五

